

新疆真的有米粉

最近新疆米粉在網上又火了一把。起因是有美食博主在直播帶貨時現場炒製米粉，賣相誘人吸引眾多粉絲紛紛下單，且好評如潮。評論區裏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：新疆真的有米粉嗎？

其實近幾年，新疆炒米粉已經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在各大中小城市的外賣熱榜上，只是香港好像還沒有，十分期待。

其實也難怪沒有去過新疆的人不了解這道「新疆美食」，因為就算來新疆旅行的遊客也一定會先去打卡最有名的烤肉、抓飯、拌麵和大盤雞等當地特色。然而錯過「炒米粉」是非常遺憾的一件事。裹着濃醬辣汁的每一根米粉都韌勁十足，口感彈牙又扎實。豐富的香料調配出的多層次的辛辣感，讓哪怕不敢吃辣的食客也要一根一根地吸溜卻還是放不下筷子。現在更是與時俱進地發展出了炒寬粉、炒年糕和炒饅頭的版本。

這道起源於貴州的小吃不知道於何時傳來了新疆，並在擁有着眾多美食的新疆站穩了腳跟。從我小時候起，醫院的護士、學校的老師、父母單位的同事……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，就會去米粉店點一碗雞肉炒米粉或牛肉拌米粉，鮮嫩的肉片與清脆的芹菜和炸酥的黃豆就是配菜中的「鐵三角」，缺一不可。從曾經的兩三個老字號，到現在一條街上就能找到好幾家不同品牌的米粉店，唯一沒變的就是店裏的座無虛席。因為米粉醬香辛辣的重口味能治癒新疆人的不開心。而且有研究表明，在咀嚼較為彈牙的食物時，人類會產生愉悅的情緒。

如果在外地問一個從小在新疆長大的女生最想念家鄉的哪道美食，十有八九都會回答你：當然是炒米粉！



▲新疆米粉。



樂活潘少

逢周一見報

玩雪趁年少

去，看它在近處或遠處散開，幻成童年玩雪的回憶。

玩雪最應趁年少。一堆中年人打雪仗，多少有些矯情吧，若堆雪人呢，就更顯傷感。孩子就不同了。我女兒從小只要聽到下雪的預報，就睡不踏實了，第二天醒得比誰都早，一睜眼就問：雪下了嗎？雪是上天給孩子的禮物，這個禮物對所有孩子一視同仁，不需考個好成績作交換，也不卡着生日、春節才來，是一場真正的驚喜。

風霜雨雪霧，皆足欣賞，可玩的

只有雪。當然，雪的玩法不多，無非打雪仗、堆雪人，但千百年來，孩子們總玩不膩，從中得了無窮樂趣。我老家有個說法，雪是狗的娘舅。作為哺乳動物的狗子，為什麼會有個無機物「血親」，無從考證。以我從前在鄉間養土狗的經驗，一下雪，狗就和小孩一樣坐不住，箭一般躡出門去，奔跑打滾，把尾巴搖得如幻影一般，真如見到久違的親人。城裏的寵物狗或也保持了這一秉性，但缺少撒歡的空間，在這方面，不如鄉間甚至流浪的同胞遠矣。對此，作為在朋友圈賞

雪的城市寄居者，我深感共情。

朋友圈裏的雪景很美，白雪在紅牆黃瓦上覆着，在綠葉紅果間映着，在深潭薄冰上浮着，在灰雲暗色裏飄着，這正是標準的、想像的雪色圖，足以勾起詩意，只是少了觸體的冰涼，就像虛擬人的微笑，完美卻不夠溫暖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育兒比哲學更難

在社交群組看到了一段短片，內容大概是這樣：在巴士上，一名年輕男子的座位不斷從後被踢，他回頭一看，原來坐了一對母子，母親三十多歲，兒子大概五六歲。男子向這名年輕母親說道：「請你管教一下你的兒子，請他不要踢椅背好嗎？」

聽到如此禮貌的請求，母親卻回答：「好動是小孩的天性，我沒辦法，也不可以阻止他。」這匪夷所思的回應所引起的非議，不必多談，我反而關心：一名母親是如何有了這般的歪理呢？

這是出於母愛嗎？可能是，但卻

是一種向着自我中心扭曲的愛，而真正愛的只是自我。亞里士多德曾說：「父母愛子如愛己，子女就是自己的一部分」。這就是所謂「二重自我」，孩子是自我的擴展。

個體，可能受制於社化而壓制自私，但當父母有了以愛之名，便可以堅定將「二重自我」視為宇宙的中心。哪怕是侵犯了他人的利益，只要是對孩子有益，父母都可以自以為理直氣壯地去實行。其實，那聲稱為了孩子，更是放肆了自我。

這放縱「二重自我」的行為，最終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？這讓我想

起柳宗元的名篇《種樹郭橐駝傳》。柳宗元寫到，有一位善於種樹的農夫，他的種樹之道是「順木之天，以致其性」，即順應樹木生長的天性，讓她按照自身的習性發展。那豈不是放任自流嗎？非也，因為這農夫同時強調要照顧好樹苗的根，以及根所在的土。

換句話說，我們要明白樹苗的天性、特質、強弱，好以提供適當的土壤，並在這前提下，讓其自由發揮，不宜照顧太多而成為「直升機父母」，否則「雖曰愛之，其實害之；雖曰憂之，其實仇之」。

既要放任，又要管教，既要順應其天性發揮，又切忌過分溺愛。為人父母，真難！這比紙上談兵的育兒思考困難太多了，怪不得一眾大師級哲學家都沒有子女，隨便舉例：霍布斯、休謨、康德、叔本華、齊克果、尼采、維根斯坦、阿多諾……



古文日常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《非凡醫者》

內地電視劇的投資規模越來越大，以致每齣劇集動輒三四十集。即使如此，仍然有些劇集短小精悍，十來集故事主線集中，令劇情明確清晰，能將觀眾「鈎」住一直帶至結局。今年最具代表性的劇集例如《漫長的季節》和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，分別只有十二及十四集，足已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年底登場的《非凡醫者》是十六集醫療劇，可算是短篇劇集的壓軸好戲。

大部分同類醫療劇都以某間醫院為故事場景，述說專科醫生如何救死

扶傷，將病人從鬼門關口拯救出來。篇幅較長的劇集，大多會分成不同小故事，以各類個案和病例配合全劇主題。《非》劇較為獨特之處，是男主角陳輝醫生既是一位年輕醫學天才，本身同時是「亞氏保加症」患者，其個性特徵是難與他人深切溝通和個性偏執。

我不熟悉內地醫療職系的真實運作情況，若說一位「亞氏保加症」患者能夠擔任外科醫生，似乎有點匪夷所思。然而，同樣情況在外國並不罕見，而且陳輝亦是一個剛畢業而初進

職場的角色，藉着他初出茅廬的視點而接觸生關死劫，作為戲劇故事亦無不可。

《非》劇首四集就是一個看似平凡但是發人深省的小故事。患上肝衰竭的十七歲男生必須接受肝臟移植才可活命，唯一能夠拯救男生的就是多年前與母親離婚的父親。該位父親其後再婚，其妻子正值臨盆，令該位父親可以再為人父。面對病危的親生兒子，捐肝手術存着極大風險，該位父親到底要生存下來照顧初生嬰兒，抑或拚死拯救垂危的兒子？

「亞氏保加症」屬於自閉症譜系的其中一種，亦稱為「高功能自閉症」，患者本身在某種領域可能是天才，但卻欠缺同理心，難以辨識他人心底話和體會別人感受。陳輝醫生只知道拯救眼前的病人，但怎樣才可突破「只見疾病不見人」？《非》劇能讓觀眾作出深思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從費城樂團訪華的前世說起

上周末欄提到費城樂團訪華五十年，也提到上世紀文學巨擘胡適。原來兩者有一段鮮有報道的樂緣。

話說抗日戰爭期間，中國孤軍作戰，傷亡慘重，尤其是歐洲戰場全面爆發後，形勢更呈危急。正在此刻，費城樂團舉行一場為中國籌款義演，在座包括時任駐美大使胡適。

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費城樂團老音樂廳的演出，是筆者多年前拜訪該團檔案館，看到一張陳年剪報（見



附圖）得悉的。裏面音樂會廣告列出各參演者的名字。四位指揮家包括顯赫的Leopold Stokowski，以及一九七三年率領樂團訪華的尤金·奧曼迪。同場演出包括頂級小提琴家 Josef Szigeti，以及英年早逝的傳奇大提琴家 Emanuel Feuermann。

感謝亞洲文化協會的引薦，得以使用費城樂團檔案館。整整十六個小時，看盡該團與中國的相關資料，包括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以白

宮信箋的親筆感謝信、官方紀念冊，以及大量發黃剪報。資料除了獲安排複印（包括那張籌款義演剪報），若有超過一份的，更可作為紀念品送贈。

小小剪報，解釋了為何一九七三年費城樂團獲領導人接見時，被形容為中國的「老朋友」，而「中國是不會忘記老朋友的」。同時也許說明，芸芸美國大樂團之中，費城樂團獲選訪華的原因之一。

二十多年前造訪費城樂團檔案館也是一件值得懷念的往事。還記得該館位於老音樂廳一個盡頭的小房間，

樂譜、資料分兩層擺放。登門訪問之後不久，該館從樂團撤銷，全數資料移交當地大學。

至於已改革為中國交響樂團的資料室，昔日中央樂團與費城樂團交流的資料已失傳。筆者只能依靠退休老樂師們的訪談和藏品，其中負責樂團資料的馮琬珍老師幫助至為關鍵，永誌不忘。



樂問集 周光蔭

逢周一見報

評論中的宇宙

最近在讀《被遺忘的士兵：一個德國士兵的蘇德戰爭回憶錄》，其中有一段作者寫道「我剛剛度過了自己在波蘭的第一天，這一天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。」我所使用的「微信讀書」APP，其最大特色之一在於可以標註書本的語句，寫下自己的感想並與所有用戶共享。此前提到的那句話已經被系統用虛線標註出來，表示着已有其他讀者對這句話寫下了評論。我點進去一看：

「二〇二三年三月八日，在家，床上看本書。」「我剛剛度過了自己在三亞的第一天。這一天是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二日。」「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，大二下學期上課的倒數第四天，今天滿課，再堅持一下。」「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，打工人在外省掙錢。」「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，當老師的第八百三十天，等待自己駐訓已久的老公歸家的一天。」「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，實習的第三周零二天，晚上十一點半讀此書。」「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，

津巴布韋，閱讀此章。」

評論與書本身的內容並無太大關係，似乎只是因為作者寫下了一個日期，第一位留言的讀者藉此寫下了一個類似「到此一遊」的留言，此後的讀者也就自然而然地跟了下去。閱讀的時間不同、地點不同，看得出讀者的身份背景也不同，就像許多條直線，從不同的地方延伸而來，在閱讀這本書這句話的時候，有了一個小小的交點，又急急忙忙向着各自原本的方向奔赴而去。

不同的人，在不同的時間，在不同的地方閱讀過同樣的文字，留下了幾句淺淺的痕跡。古人說：「四方上下謂之宇，古往今來謂之宙」，空間的無界是宇，時間的無界則是宙，那麼小小的評論之中，似乎就蘊藏着大大的宇宙呢。



大川集 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飯圈「媽媽粉」

近期直播帶貨平台東方甄選「小作文」事件，成為網絡熱點。按照社交平台普遍使用的說法，董宇輝的「丈母娘們」不滿小編「背刺」董宇輝，由此引發了和東方甄選的罵戰。

「媽媽粉」是伴隨飯圈（即「粉絲圈」，取自fans的音譯）文化出現的網絡新名詞，粉絲群體懷着「老母親養兒子」的心理，像媽媽一樣不計回報、不問得失地追星。自稱「媽媽」「丈母娘」的飯圈粉絲，經常根據自身條件追星，才藝突出的，加入產出小組，製作偶像視頻、應援曲；時間充裕的，接機送機，點讚回覆誇獎言論為偶像「控評」；資金充裕的，購買偶像代言產品，集資為偶像投票「打榜」。

每個「媽媽粉」都有護犢之心，認為自己的偶像最優質，由此在明星話題、熱門帖文的互動評論環節經常對立起來互撕謾罵，拉踩引戰。

在文化史上，很早就有「媽媽粉」為偶像爭執的事件。文藝復興時期，莎士比亞和本·瓊生是英國當時

最著名的兩位劇作家，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情節豐富風格明快，而本·瓊生的作品以諷刺劇見長，他們之間的競爭一直備受關注，兩位作家的粉絲經常因為誰的偶像更優秀而發生爭執。

德國作曲家瓦格納和勃拉姆斯的粉絲也是如此。勃拉姆斯有古典主義的精神特質，瓦格納卻是典型的浪漫主義音樂風格，兩人開始並沒有衝突，但後來支持者將他們變為了「敵人」。喜歡勃拉姆斯還是瓦格納？對這段粉絲爭執，今天的音樂評論家有一個精彩的觀點，瓦格納和勃拉姆斯都已經去世，當時的支持者們也已經去世，但現在我們經常在同一個音樂會上聽到這兩個人的作品，「伴隨一個時代過去，留下的只有作品」。



伏牛山 喬苓

逢周一見報

初試「跑腿」

「團子」是我家鄉冬必吃的節令食品，即為甜、鹹餡料的糯米團，可蒸食，也可煮熟成湯圓。每年我家都在一處農家小作坊買。這家用料實在，滋味上佳，但離我們超過十公里。公共交通欠缺，往年母親都請朋友開車去取，欠下人情不說，還得看別人時間是否方便。

今年我建議她找「騎士」送貨。她在手機上下載了一個「餓了麼」的小程序。打開一看，界面豐富，超市、美食、鮮花、新人福利等，看得人眼花繚亂。我們最關心的是「跑腿」一項。點開有送貨、取貨、買東西三個選項。點開「取貨」後填上取貨、送貨的地址和手機號碼，付費後等「騎士」接單。

因為是周六午餐時間，等了五分鐘才有人接單。之後獲得收貨碼，可全程追蹤，與滴滴打車相似。又過了二十分鐘，小程序顯示「騎士」已取到貨，並拍照上傳。我們實時追蹤，看他離我們還有幾公里路程。平台原來說下午一時十分前送達，結果十二時四十五分就到了。「騎士」提着五十個團子上樓。我們出示收貨碼，驗證後收下貨品。跑腿費二十四元，相當於打車的單程費用，且一小時內搞定，不用求人，母親十分高興。父親馬上讓我幫忙，在手機上下載了「美團」小程序，使用原理一樣。

現在內地都市裏有了這種同城配送的服務，的確便捷很多。老年人如果會用手機小程序，買東西、送東西也可以自給自足了。「餓了麼」的小程序上還有「小費」一項，聽說美國的類似服務如果先付小費會送得更快，不知在這裏是否適用。不過，「餓了麼」、「美團」的確會根據時段調整費用，高峰時段收費更高一點。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